白氏長慶集/卷0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 ◄

白氏長慶集
卷七十一　碑記銘吟渴〈凡十一首〉

►

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〈並序〉

王建侯，侯建廟，廟有器，器有銘：所以論撰先德，明著後代；或書於鼎，或文於碑，古今之通制也。維開成某年，某月某日，宣武軍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右僕射、汴州刺史、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、趙郡李公，齋沐抵栗，拜章上言，請立先廟，以奉常祀。於是得請於天子，承式於有司，是歲某月某日，經始於東都。明年某月某日，有事於新廟。外盡其物，內盡其志，三獻百順，神格禮成。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，與僕射志行官業，書於麗牲之碑。謹按家略：九代祖善權，後魏譙郡守。八代祖延觀，徐、梁二州刺史。七代祖績，某郡太守。六代祖顯達，隋潁州刺史。五代祖遷，皇朝某某二州別駕、贈德州刺史。高祖孝卿，右散騎常侍、贈鄧州刺史。曾祖府君諱敬玄，總章、儀鳳間，歷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、中書令、弘文館大學士，監修國史，封趙國公，謚曰文憲。才智職業，載在國史，今祭於第一室；以妣蒯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。王父府君諱守一，屬世難家故，不求聞達，避榮樂道，與時浮沉，終成都府郫縣令，祭於第二室；以妣滎陽夫人鄭氏配焉。先考府君諱晤，歷金壇、烏程、晉陵三縣令。府君為人，篤於家行，飾以吏事，動有常度，居無情容；所蒞之所。有善政，辭滿之日，多遺愛。不登貴仕，其命矣夫！今祭於第三室；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。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，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：前後凡三追命，六告身，渥澤疊洽，自葉流根，從子貴也。郫縣洎不陵府君，咸善積於躬，道屈於位，儲祉流慶，而僕射生焉。僕射名紳，字公垂。六歲，丁晉陵府君憂，孺慕號踴，如成人禮。九歲，終制，孝養上谷太夫人，年雖幼，承順無違；家雖貧，甘旨無闕。侍親之疾，冠帶不解者三載，餘可知也。執親之喪，水

漿不入口者五日，餘可知也。先是，祖妣、考妣。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，無子早卒。洎叔父兄妹之殯，咸未歸祔，各處一方。公在斬縗中，親護九喪，匍匐萬里，及期，喪事禮無闕違，至誠感神，有靈烏瑞芝之應。事動鄉里，名聞公卿。言孝友者，以為表率。憲宗嗣統三年，李錡盜據京口，公寓居無錫。會擢第東歸，錡聞公名，署職引用，初詢以謀畫，結舌不對；次強以章檄，絕筆不書。誘之以厚利，不從；迫之以淫刑，不動。將戮辱者數四，就幽囚者七旬。誠貫神明，有死無二。言名節者，以為準程。朝庭嘉之，拜右拾遺。歲餘，穆宗知公忠孝文行，召入翰林，特授司封員外郎、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。承顏造膝，知無不言；獻替啟沃，如石投水。俄拜御史中丞、戶部侍郎。既而望屬台衡，朝當晏駕，時移世變，遂出椽高要，佐潯陽，旋為滁、壽二州刺史。大凡公之為政也，應用無方，所居必化。臥理二郡，以去害為先；故有盜奔獸依之感。廉察浙右，以分憂為切；故有恤鄰活殍之惠。尹正河洛，以革弊為急；故有摘奸抉蠹之威。文宗知公全才，知沛難理，乃授鈇鎖，俾鎮綏之。初，宣武師人，驕強很悍，狃亂徼利，積習生常，公既下車，盡知情偽，刑賞信惠，合以為用。一年而下懲勸，二年而下服畏，三年而下恥格，肅然丕變，黛然大和。撫之五年，人俗歸厚。至於捍大患，御大災，卻飛蝗，遏暴水，致歲於豐稔，免人於墊溺。噫！微公之力，汴之民其為殣乎！其為魚乎！殊績尤課，不可具舉。天下征鎮，淮海為大，非公作帥，不足以長東諸侯。制加銀青光祿大夫、楊州長史、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，餘如故。詔下之日，出次於外，軍門不擊柝，里巷無吠犬，從容五日，按節而東。百姓三軍，挈壺漿，捧簞醪，遮道攀餞者，動以萬輩：皆嗚咽流涕，如嬰兒之別慈母焉。噫！若非襦垮之惠及其幼，雞豚之養及其老，又推赤心，置人腹中者；則安能化暴戾之俗，一至於此乎？西人泣送，東人歌迎：梁楚千里，風變化移，膏雨景星，所到蒙福。於時，開成、會昌之際，上方致理，公未登庸，顒顒蒼生，環望而已。盛矣哉！大丈夫生於世也：以忠貞奉於君，以義利惠乎人，以黼冕貴乎身，以宗廟顯乎親，以孝敬交乎神：宜其荷百祿，輔一德，為有唐之示臣者歟！君子謂李氏之廟也，休哉！公之祭也，順哉！然曰：有孫如此，有子如此，可謂孝也！故其碑銘云：

祭祀從貴，爵土有秩；諸侯之廟，一宮三室。

皇皇西室，皇祖中書；孝孫追遠，昭穆有初。

顯顯中室，王父郫令；順孫祗享，盡慤盡敬。

肅肅東室，先考晉陵；嗣子奉薦，孝思烝烝。

嗣子其誰？僕射公垂。

公垂翼翼，齋嚴諒直；為子為臣，有典有則。

載膺休命，載踐右職；以孝肥家，以忠肥國。

乃授侯伯，纛鎖旗乾；乃饗祖禰，牲牢黍稷。

家聲振耀，國典褒飾；六命徽章，三世血食。

光大遺訓，顯揚先德；子孫承之，垂裕無極。

白蘋洲五亭記

湖州城東南二百步，抵霅溪，溪連汀洲，洲一名白蘋。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：「汀州采白蘋」，因以為名也。前不知幾十萬年，後又數百載，有名無亭，鞠為荒澤。至大曆十一年，顏魯公真卿為刺史，始剪榛導流，作八角亭以游息焉。旋屬災潦薦至，沼堙台圮。後又數十載，委無隙地。至開成三年，弘農楊君為刺史，乃疏四渠，浚二池，樹三園，構五亭，卉木荷竹，舟橋廊室，洎游宴息宿之具，靡不備焉。觀其架大溪，跨長汀者，謂之白蘋亭。介二園、閱百卉者，謂之集芳亭。面廣池、目列岫者，謂之山光亭。玩晨曦者，謂之朝霞亭。狎清漣者，謂之碧波亭。五亭間開，萬象迭入，向背俯仰，勝無遁形。每至汀風春，溪月秋，花繁鳥啼之旦，蓮開水香之夕，賓友集，歌吹作，舟棹徐動，觴詠半酣，飄然恍然，游者相顧，咸曰：此不知方外也？人間也？又不知蓬瀛昆閬，復何如哉？時予守官在洛，楊君緘書責圖，請予為記。予按圖握筆，心存目想，覷縷梗概，十不得其二三。大凡地有勝境，得人而後發；人有心匠，得物而後開：境心相遇，固有時耶？蓋是境也，實柳守濫觴之，顏公椎輪之，楊君績素之：三賢始終，能事畢矣。楊君前牧舒，舒人治；今牧湖，湖人康。康之由，革弊興利，若改茶法，變稅書之類是也。利興，故府有羨財；政成，故居多暇日。是以餘力濟高情，成勝概，三者旋相為用，豈偶然哉？昔謝、柳為郡，樂山水，多高情；不聞善政。龔、黃為郡，憂黎庶，有善政；不聞勝概。兼而有者，其吾友楊君乎？君名漢公，字用義。恐年把久遠，來者不知，故名而字之。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，記。

畫西方幀記

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。我本師釋迦如來說，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號極樂，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。其國號淨土，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。其佛號阿彌陀，以壽無量、願無量、功德相好、光明無量故也，諦觀此娑婆世界，微塵眾生，無賢愚，無貴賤，無幼艾，有起心歸佛者，舉手合掌，必先向西方。有怖厄苦惱者，開口發聲，必先念阿彌陀佛。又範金合土，刻石織文，乃至印水聚沙，童子戲者，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，不知其然而然。由是而觀，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眾生，此眾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。不然者，東南北方，過去見在未來，佛多矣，何獨如是哉？何獨如是哉？唐中大夫、太子少博、上柱國、馮翊縣開國侯、賜紫金魚袋白居易，當衰暮之歲，中風痹之疾，乃舍俸錢三萬，命工人杜宗敬按《阿彌陀》《無量壽》二經，畫西方世界一部：高九尺，廣丈有三尺；彌陀尊佛坐中央，觀音、勢至二大士侍左右。天人瞻仰，眷屬圍繞，樓台妓樂，水樹花鳥。七寶嚴飾，五彩彰施，爛爛煌煌，功德成就。弟子居易焚香稽首，跪於佛前，起慈悲心，發弘誓願：願此功德，回施一切眾生。一切眾生，有如我老者，如我病者，願皆離苦得樂，斷惡修善，不越南部，便睹西方。白毫大光，應念來感；青蓮上品，隨願往生。從見在身，盡未來際，常得親近而供養也。欲重宣此願而偈贊云：極樂世界清淨土，無諸惡道及眾苦。願如老身病苦者，同生無量壽佛所。

畫彌勒上生幀記

南贍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、太原人白樂天，年老病風，因身有苦，遍念一切惡趣眾生，願同我身離苦得樂。由是命繪事，按經文，仰兜率天宮，想彌勒內眾，以丹素金碧形容之，以香火花果供養之。一禮一贊，所生功德，若我老病苦者，皆得如本願焉。本願云何？先是，樂天歸三寶，持十齋，愛八戒者有年歲矣。常日日焚香佛前，稽首發願，願當來世，與一切眾生，同彌勒上生，隨慈氏下降：生生劫劫，與慈氏俱；永離生死流，終成無上道。今因老病，重此證明，所以表不忘初心，而必果本願也。慈氏在上，實聞斯言。言訖作禮，自為此記。時開成五年三月日，記。

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

先是，樂天發願修香山寺，既就，事具前記。迨今七八年。寺有佛像，有僧徒，而無經典；寂寥精舍，不聞法音，三寶闕一。我願未滿。乃於諸寺藏外，雜散經中，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袟。以《開元經錄》按而校之，於是絕者續之，亡者補之，稽諸藏目，名數

乃足，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，凡五千二百七十卷。乃作六藏，分而護焉。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，土木將壞，乃增修改飾，為經藏堂。堂東西間辟四窗，置六藏；藏二門，避閉有時，出納有籍。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，上列金色像五百。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，菩薩影二。環座懸文幡二十有四，榻席中幾洎供養之器咸具焉。合為道場，簡儉嚴淨。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堂成，藏成，道場成。以香火釁之，以飲食樂之，以管磐歌舞供養之。與閒、振、源、濟、釗、操、洲、暢八長老及比丘眾百二十人圍繞讚歎之。又別募清淨七人，日日供齋粥，給香燭，《十二部經》次第諷讀；憚夫經梵之音，晝夜相續，洋洋乎盈耳哉！忻忻乎滿願哉！爾時，道場主、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，欲使浮圖之徒，游者歸依，居者護持，故刻石以記之。

香山寺《白氏洛中集》記

《白氏洛中集》者，樂天在洛所著書也。大和三年春，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，及茲十有二年矣。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，合為十卷，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，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，於意云何？我有本願：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，狂言綺語之過，轉為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，轉法輪之緣也。十方三世諸佛應知。噫！經堂未滅，記石未混之間，乘此願力，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，復睹斯文，得宿命通，省今日事；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，羊叔子識金鐶於後身者歟？嗚呼！垂老之年，絕筆於此，有知我者，亦無隱焉。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，中大夫、守太子少傅、馮翊懸開國侯、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。

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〈並序〉

大師號神照，姓張氏，蜀州青城人也。始出家於智凝法師，受具戒於惠粵律師，學心法於惟忠禪師。忠一名南印，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。大師祖達摩、宗神會而父事印。其教之大旨，以如然不動為體，以妙然不空為用，示真寂而不說斷滅，破計著而不壞假名。師既得之，揭以行化。出蜀入洛，與洛人有緣，月開六壇，僅三十載，隨根說法，言下多悟。由是裂疑網，拔惑箭，漸離我人相者，日日有焉。起正信，見本覺，頓發菩提心者，時時有焉。其餘退惡進善，隨分而增上者，不可勝紀。夫如是，可不謂煩惱病中，師為醫王乎？生死海中，師為船師乎？嗚呼！病未盡而醫去，海方涉而船失。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，示滅於奉國寺禪院。以是月遷葬於龍門山，報年六十三，僧夏四十四。明年，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閒、糾門徒，合財施，與服勤弟子志行等，營度襄事，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，窆而塔焉，示不忘其本也。其諸升堂入室、得心要

口訣者，有宗實在襄，復儼在洛，道益在鎮，知遠在徐，日建在晉，道光在潤，道威在潞，雲真在慈，雲表在汴，歸忍在越，會幽、齊經在蔡，智全、景玄、紹明在秦：各於一方，分作佛事。咸鼓鐘鳴吼，龍象蹴踢，斯皆吾師之教力也，不其盛歟！眾以余吞聞法門人，結菩提之緣甚熟，請於塔石，序而銘曰：

伊之北西，洛之南東：法祖法孫，歸全於中，舊塔會公，新塔照公：亦如世禮，祔於本宗。

不能忘情吟〈並序〉

樂天既老，又病風，乃錄家事，會經費，去長音丈物。妓有樊素者，年二十餘，綽綽有歌舞態，善唱《楊枝》，人多以曲名名之，由是名聞洛下。籍在經費中，將放之；馬有駱者，駔壯駿穩，乘之亦有年，籍在長物中，將鬻之。圉人牽馬出門，馬驤首反顧一鳴，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。素聞馬嘶，慘然立且拜，婉孌有辭〈（辭具下）〉，辭畢涕下。予聞素言，亦愍默不能對。且命回勒反袂，飲素酒，自飲一杯，快吟數十聲，聲成文，文無定句，句隨吟之短長也，凡二百三十五言。噫！予非聖達，不能忘情，又不至於不及情者。事來攪情，情動不可桃，因自哂，題其篇曰《不能忘情吟》。吟曰：

鬻駱馬兮放楊柳枝，

掩翠黛兮頓金羈。

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卻顧。

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。辭曰：「主乘此駱五年，凡千有八百日，銜橛之下，不驚不逸。素事主十年，凡三千有六百日，巾櫛之間，無違無失。今素貌雖陋，未至衰摧；駱力猶壯，又無虺隤。即駱之力，尚可以代主一步；素之歌，亦可以送主一杯。一旦雙去，有去無迴。故素將去，其辭也苦；駱將去，其鳴也哀。此人之情也，馬之情也。豈主君獨無情哉？」

予俯而歎，仰而咍，且曰：

駱、駱，爾勿嘶；

素、素，爾勿啼。

駱反廄，素反閨。

吾疾雖作、年雖頹，

幸未及項籍之將死，

何必一日之內，

棄騅兮而別虞兮？

乃曰：

素兮素兮，

為我歌《楊柳枝》。

我姑酌彼金罍，

我與爾歸醉鄉去來。

六贊偈

樂天常有願，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，翻為來世贊佛乘、轉法輪之緣也。今年登七十，老矣病矣，與來世相去甚邇，故作六偈，跪唱於佛法僧前，欲以起因發緣，為來世張本也。

贊佛偈

十方世界，天上天下；我今盡知，無如佛者。堂堂巍巍，為天人師；故我禮足，讚歎歸依。

贊法偈

過見當來，千萬億佛：皆因法成，法從經出。是大法輪，是大寶藏；故我合掌，至心迴向。

贊僧偈

緣覺聲聞，諸大沙門：漏盡果滿，眾中之尊。假和合力，求無上道；故我稽首，和南偕寶。

眾生偈

毛道凡夫，火宅眾生；胎卵濕化，一切有情。善根苟種，佛果終成。我不輕汝，汝無自輕。

懺悔偈

無始劫來，所造諸罪：若輕若重，無大無小。我求其相，中間內外；了不可得，是名懺悔。

發願偈

煩惱願去，涅槃願住；十地願登，四生願度。佛出世時，願我得親；最先勸請，請轉法輪。佛滅度時，願我得值；最後供養，受菩提記。

佛光和尚真贊

會昌二年春，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繢以寫和尚真而贊之：

和尚姓陸氏，號如滿，居佛光寺東芙蓉山蘭若，因號焉。我命工人，與師寫真，師年幾何？九十一春。會昌壬戌，我師尚存。福智壽臘，天下一人。靈芝無根，寒竹有筠：溫然言語，嶷然風神。師身是假，師心是真；但學師心。勿觀師身。

醉吟先生墓志銘〈並序〉

先生姓白，名居易，字樂天，其先太原人也，秦將武安君起之後。高祖諱志善，尚衣奉御。曾祖諱溫，檢校都官郎中，王父諱鍠，侍御史、河南府鞏縣令。先大父諱季庚，朝奉大夫、襄州別駕、大理少卿，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。先太夫人陳氏，贈潁川郡太夫人。妻楊氏，弘農郡君。兄幼文，皇浮梁縣主簿。弟行簡，皇尚書膳部郎中。一女，適監宗御史談弘慕。三侄：長曰味道，廬州巢縣丞；次曰景回，淄州司兵參軍；次曰晦之，舉進士。樂天無子，以侄孫阿新為之後。樂天幼好學，長工文，累登進士、拔萃、制策三科，始自校書郎，終以少傅致仕。前後歷官二十任、食祿四十年。外以儒行修其身，中以釋教治其心，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。前後著文集七十卷，合三千七百二十首，傳於家。又著《事類集要》三十部，合一千一百三十門，時人目為《白氏六帖》，行於世。凡平生所慕、所感、所得、所喪、所經、所逼、所通，一事一物，已上布在文集中，開卷而盡可知也，故不備書。大曆七年正月二十日，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；以會昌六年月日，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，春秋七十有五；以某年月日，葬於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，祔侍御、僕射二先塋也。啟手足之夕，語其妻與侄曰：吾之幸也，壽過七十，官至二品，有名於世，無益於人，褒優之禮，宜自貶損。我歿，當斂以衣一襲，送以車一乘，無用鹵簿葬，無以血食祭，無諸大常隘，無建神道碑；但於墓前立一石，冽吾《醉吟先生傳》一本可矣。語訖命筆，自銘其墓云：

樂天樂天，生天地中，七十有五年。其生也浮雲然，其死也委蛻然。來何因？去何緣？吾性不動，吾形屢遷。已焉已焉！吾安往而不可，又何足厭戀乎其間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